

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术的历史轨迹

①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History—Tradition Culture—Nation
Analysis—Research Thought—Concept

杨立青 主编



历史—传统 文化—民族 分析—研究 思维—观念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学术的历史轨迹/杨立青主编.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692-219-9

I. 音… II. 杨… III. 音乐-文集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649 号

书 名 音乐学术的历史轨迹

主 编 杨立青

责任编辑 洛 秦

封面设计 陈 岫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排 版 图雅图编辑工作室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784 千

印 张 32

印 数 1—1,1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92-219-9/J. 212

定 价 66.00 元(上下册)

目 录

【上集】

序	杨立青 1
民族音乐问题	贺绿汀 3
重视作曲理论课程 提高音乐创作水平	
——在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复调音乐学术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丁善德 21

音乐学基础理论

杜鹃文学在音乐中的反映	钱仁康 29
歌剧美初探	焦 杰 49
艺术的抽象与抽象的艺术	林 华 69
为音乐学辩护	
——再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	杨燕迪 83
音乐声学四题	华天弼 97
苏珊·朗格“生命形式说”给我的启示	
——兼谈音乐形式的创造	贾达群 117

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与现状的评估	汤亚汀	128
音乐的时空效应	王少华	146
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	洛 秦	163
不同历史时期西方音乐学的研究重点	王丹丹	185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老八板》源流考	钱仁康	207
上海民间歌曲概述	江明惇	230
论高腔音乐	刘国杰	249
论“采茶家族”		
——一首“采茶歌”的流变	黄允箴	265
论滞腔	王 灿	284
传统音乐中的特殊音色	郭树荟	291

中国古代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	夏 野	307
论证中国古代的纯律理论	陈应时	331
孔子的理想人格与中国传统琴乐的文化底蕴	刘明澜	345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		
——日本雅乐寮音乐制度的形成	赵维平	363
曾侯乙编磬的悬法与旋宫	应有勤	382
琴曲《碣石调·幽兰》谱版本研究	戴 微	399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新时期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新织体	陈铭志 409
西方文化与 20 世纪华人音乐创作	罗传开 430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 20 世纪	陈聆群 446
寻找音乐的上海	陈 钢 469
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	
——贺绿汀的生平和创作	倪瑞霖 474
朱践耳的琵琶独奏曲《玉》	汪培元 493
朱践耳交响曲导论	孙国忠 501

【下集】

西方音乐研究

20 世纪半音化的声部进行	桑 桐 517
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	杨立青 535
流行音乐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谭冰若 549
德彪西的音乐语言	沈 旋 586
论巴赫的旋律形态	沙汉昆 607
贝尔格《抒情组曲》的十二音技法初探	朱 建 618

从预制钢琴到《4分33秒》	余丹红	636
科雷利和他的小提琴作品	范额伦	662

作曲技术理论研究

关于离调、副属和弦的理论探讨	桑 桐	677
对复调思维的思维	陈铭志	703
多元风格复合的现代帕萨卡里亚管弦乐织体形态 音集运动	徐孟东	724
——聚合与离散	赵晓生	742
试论即兴音乐创作		
——《依心集》的联想与解读	张 巍	762
计算机音乐思维研究	陶 辛	774
《和声风格分析》导论		
——和声分析如何引入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	孙维权	785
自然泛音:东西方音乐共同的物理基础	甘壁华	801

表演艺术研究

西欧各时期合唱作品的主要表现特征	马革顺	819
弦乐重奏的音准及其训练	丁芷诺	846
概念与训练		
——大提琴的基本功训练	林应荣	863
西方钢琴教学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周 薇	878
琴曲《梅花三弄》研究	戴晓莲	891

音乐译文

20 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	钱亦平 907
路德与德国的新教音乐	顾连理 926
论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	汪启璋 933
教师与学生	吴佩华 956
拜占庭音乐	姜 丹 991

序

杨立青

学校的学术论文集,犹如一个窗口。

人们从这个窗口看进去,看到一所学校的精神和实际。同时,我们又通过这个窗口看出来,看近了是一个领域的种种;看远一点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状态;再看宽一些,便是一幅人类文化的图像。

这本音乐论文集,就是这样一个窗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它是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象征。

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创立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她在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遍及全国乃至世界。七十多年来为我国乃至世界乐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特别是在音乐学术方面,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我院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作品分析研究均是各自学科在中国的发祥源头;尤其是作曲技术理论学科,一直是我们的“立院之本”。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曲家和学者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和各类音乐学术领域中。

回首传统,继往开来。为了总结学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和

经验,我们收集了本院教师和科研人员近二十年来发表的部分论文,选编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术论文集》。虽然《论文集》的篇幅有限,但从这些收录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学校在学术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反映了同仁们都自觉和自豪地继承着创建人蔡元培先生、萧友梅博士留给我们的传统,并且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我院的题词“办一流音乐教育、创国际先进水平”作为学术研究发展的目标,正在为创办世界一流音乐教育和学科,为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积极地做出贡献。

2002年11月27日正值上海音乐学院建校七十五周年,亦以此《论文集》向校庆献礼!

2002年11月

民族音乐问题

贺绿汀

—

关于民族音乐问题,现在已经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是好事情。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理,发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确定我们应走的道路与工作的步骤;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客观而冷静的,看问题应该是全面而周密的,应该有科学研究的精神。我认为这不是清规戒律,而是对人民、对事业应有的负责态度。

譬如说,总是觉得自己的文章是正确的,别人的文章一无是处,对自己的文章不惜用种种方法来辩护,而对别人则抓住一点,否定全面,断章取义,有意歪曲,硬给人家戴上一顶帽子,于是仿佛自己就胜利了。也有人不去从文章内容研究问题,追求真理,而是动不动就要查人家的思想。百家争鸣假如都是这样争法,就会争不出什么道理来。

是不是也有些思想上的懒汉,对具体事情不愿意下功夫研究呢?有许多是属于常识范围以内的事情,调查研究一下或翻翻书就可以了解的,但是不愿意下这种起码的功夫,专门凭风向来判断是非:今天刮东风说东风好,明天刮西风又说西风好。这个办法虽然很保险,有时候也难免要走火。譬如说“凡传统的东西都是科学的”,由此推论则小脚、辫子之类都是科学的,封建制度也可以不必

改变了。

我总感觉到我们文艺界缺乏学术研究空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了解得很肤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也很皮毛,可是偏偏又不虚心,我认为这是严重不利的情况。如果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痛改前非,则争鸣就可能变成长期在泥坑里打滚。并不是说只有大学问家才有争鸣的资格。我自己对民族音乐问题知道得也很皮毛,但是,没有学问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惟其知道得少就应该更加要虚心。并且任何大学问家,看问题也难免有片面的地方,经过争鸣,经过辩论,问题就可以认识得更清楚、更全面,这是百家争鸣惟一的目的。

二

关于民族音乐问题,在我过去的文章中也谈得不少,我想在这里再进一步来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记得黄自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从世界音乐史上看,音乐是来自民间。开始总是统治阶级从民间吸取素材加以发展,于是内容渐渐复杂,技巧也发展了,同时也一步步地变得枯燥无味了,久而久之,人们不满足了,然后又回到民间去吸取新的素材。音乐史就是在这样循环的状况下向前发展的。”

民歌与民间音乐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每一首民歌都曾经过历代无数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喜爱而修改或加工过的。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带有它自己民族所特有的强烈的特色,它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斗争、劳动与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生活印象的结晶。每一个民族,由于气候、地理、风俗、习惯、经济、政治等情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也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的民族音乐中,而成为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曲家取之不尽的最丰富的音乐宝藏。

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数千年历史,六亿人口,幅员广

大,因此在全国各地民间所蕴藏的民间音乐之丰富,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一般欧洲音乐家的概念,认为中国音乐无非是五声音阶的东西,每当他们亲自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并不如此。不但音阶、调式各种各样,而且整个中国实际上是民间音乐的海洋。

我们民族音乐遗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地的民歌民谣;另一方面是地方戏曲(包括曲艺在内),此外还有民间乐队及乐器独奏乐曲(包括古琴及筝在内)。

在我们祖国民间音乐的海洋里,蕴藏着无尽的像珍珠宝贝一样的民歌。它们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代一代留传下去,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与口头上,它抒写着深深埋在人民心底的心事,流露出人民纯洁而真实的感情。人民可以从民歌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与快乐。因此,人民从心底里爱它,不断地磨练它,愈磨愈光彩,以致任何大作曲家的作品都不能和民歌相比拟;相反地他们必须向民歌学习,才能有所成就。难怪格林卡说,真正创作的是人民,作曲家不过作了一些改编工作。

我想大家也熟悉像《很久以前》、《夏日最后的玫瑰》等外国民歌,但是从来没有一首外国民歌像我们自己的民歌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从民歌里不但可以使我们想起祖国的山河,并且想起遥远的古代。这次音乐周¹中,蒙古歌手哈扎布的歌声使人想起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从甘肃的“花儿”的音调中,仿佛我们真的看到有悠久历史的黄河上游人民的生活与自然景色。云南民歌使我们想起了美丽的西南山水。一首四川民歌手唱的迷人的云南民歌《大河涨水沙浪沙》,它引起我无限的怀念和幻想,我仿佛又亲眼看见了嘉陵江河谷两岸千年来人民的生活,那陡峭的青山,清澈的激流,甚至水底的鱼群。把这些优美的民歌与有些公式化的创作歌曲比起来,简直是天仙比癞蛤蟆。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作曲家的注意。

作曲家的创作源泉来自民间,他的创作加工比较多一些,复杂一些,但它不可能代替民间的创作。民间有它自己悠久的传统,也不一定能很快地接受作曲家的作品,除非他的作品真正能保持民歌特有的朴素、优美、感情真实等优点。像苏联查哈罗夫的作品,农民就把它们算作了自己的民歌。

目前有许多人谈论抢救民族音乐问题。我认为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作得不少,也还应该更加强,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设法使这些仍旧活在人民的心上与口头的民歌能继续活下去,发展下去,使民间自己的花朵开得更加茂盛。这首先要依靠各地的区、乡干部与省、县及乡村文教工作负责同志们的注意和热心提倡。有许多地方对唱民歌及演奏民间乐器下禁令,认为是妨碍生产,民间艺人被认为是“二流子”,有些人都把乐器藏起来不干了。特别是盲艺人处境更不好。几年以前,发现一个瞎子阿炳,为他录了音,记了谱,后来人死了,大家觉得很可惜。殊不知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不知有多少活的瞎子阿炳在过着困苦的生活,无人过问,埋藏在他们记忆里的许多民间音乐的珍宝也将不断地湮没了。

农村生活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农村很自然地需要文化娱乐,只要各级地方政府文教干部注意提倡,爱护这些民间艺人,关心他们的生活,经常举行民歌竞赛晚会或民间音乐小型的会演,不但可以丰富人民的生活;而且可以使已有的民歌及民间音乐得到保存与发展。

地方戏曲的种类,每省少则二三种;多至数十种。它们的差别主要是音乐,每一个剧种的音乐都有它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地方色彩。地方戏曲(包括曲艺在内),都是经过多少年代、多少无名音乐家加工磨练的结果。它与民歌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是一种更专业化的集体表演形式。地方戏曲也是我们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中的珍宝,还没有看见世界上有任何国家有这样多、这样丰富的戏剧与音乐相结合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戏曲音乐在发挥戏剧效果、描

绘人物性格、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以及演唱与演奏等方面,无论在技巧上与艺术上的成就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

关于民族音乐形成的问题,前面已经谈了一些,我想在这里再进一步谈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从来就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所谓“民族”,并不是种族,而是由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构成一个民族的要素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关系、共同的心理素质,即民族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音乐中就是为该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音乐。

人们很容易把民族单纯认为是种族,其实世界上也不容易找到真正纯粹血统的种族。就汉族而论,多少年以前就和别的民族杂居,互通婚姻。历史传说汉族来自黄河以西,但是北京附近又发现了原始人类的骨骼,到底汉族的祖先从哪里来,还很不容易考证。

民族音乐与民族本身一样,也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同时也不是孤立地发展着的。世界上自从有了文化,必然有交流,各国的音乐也就必然会互相交流、互相影响。近三四百年来,欧洲文化交流很频繁,发生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假如以时代划分的话,所谓前期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等,其影响从来就不是限于某一国家,但是并未因此而消灭了各国的民族特性,并且愈到后来民族音乐愈发展。所谓民族音乐的大师们,如俄罗斯的“五人团”、挪威的格里格、波兰的肖邦、法国的德彪西、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等,都是19世纪后期音乐方面的伟大人物。

我国隋、唐时代,大量外族音乐传入中国,在中国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事实有人企图否认,认为当时的外国现在都是中国,但是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康国是萨马尔罕,安国是中亚细亚一个古

国,高丽、百济即今日的朝鲜,我们就不能把这些国家都算作中国。有人企图证明《霓裳羽衣曲》是中国的,但是它的原名是《婆罗门曲》,谁都知道这是印度名字而不是中国名字。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253页谈到:“唐人的燕乐是清乐与胡乐之间的一种创作音乐,是含有胡乐成分的清乐,含有清乐成分的胡乐。”可见当时就有“中西混杂”的问题。

唐代中国音乐不但受了外国的影响,也影响了外国。至今日本还很珍贵地保存了一部分唐代中国的音乐,不过是否变了样,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讲到这里,某些热心于民族音乐的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断定贺绿汀是一个民族音乐的虚无主义者,“贺绿汀认为民族音乐是交流产生的,没有交流就没有民族音乐!”

应该承认上面所举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事实,并不是捏造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从来就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民族音乐也不可能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而长期孤立地发展。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从原始部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长期的过程。前面我也谈过民歌形成的过程;地方戏曲也是一样,都是多少年代的人民的集体创作,从开始起就与当地人民的语言、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分不开的,多少年来就与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血肉相连,因而形成具有当地民族所独有的特殊民族风格。这种特殊风格随着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向前发展也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改善,同时也可能因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而受到外来的影响,从而在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增加了一些外来的因素。但是自己本民族的音乐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仍然十分顽强而持久地存活下去。人民也有可能把外来的民间音乐原原本本地接受过来,但是也好象对自己的民歌一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必然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爱好,不断地加以修改或发展。一首外来的民歌,经过若干年之后,往往可能变得与原来的面目全非。

外来音乐与自己民族音乐开始接触时必定会产生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产生出生硬的成熟的作品也是必然的。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外来的因素必然会被消化,被融解,最后汇合在民族音乐的长河中而消失其外来的痕迹。现在在我们各地的民族音乐中已分不出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自己原来的,甚至在乐器方面如胡琴、琵琶、唢呐等等,虽然至今尚保持外来的名字,但是人们久已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乐器了,连乐器的本身,为了适合自己民族的要求,也不知经过多少加工与修改,以致成为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真正地道的中国民族乐器。

四

近数百年来,在欧洲从封建社会走进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在科学文化方面有着空前巨大的跃进。它的进展远远超过世界上数千年来科学文化的积累,因而形成巨大的力量,向世界其他的落后地区扩张。而中国当时的清皇朝,还在妄自尊大,称所有的外国人为夷人,闭关自守,但是到了“八国联军”之后,又不得不媚外求和,以致丧权辱国。这是我们历史上坚持落后的惨痛教训。建国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向科学进军,再加上国内外客观的条件,我们进展的速度与成就之大是惊人的,可是整个文化水平,讲起来还是不高。我们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骄傲自满。稍一得志,头脑就发起热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在音乐艺术方面,欧洲音乐近数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有了很高的成就。欧洲音乐也随着其它的现代文化潮水似地涌进中国来了,因而必然会产生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也会产生互相矛盾的现象。

“五四”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作曲家参考现代西洋音乐的技术创作出自己民族音乐的作品了;也有不少的音乐家掌握了现代的西洋乐器、现代的歌唱艺术;也有了中国人自己掌握的现代

乐队,也在开始创作自己民族风格的乐队作品,这表明我们正在急起直追,努力创作自己新的民族音乐。

因此,我们中国音乐艺术目前是走进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变时期。一方面有我们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丰富的祖国音乐文化遗产,有自己很高艺术水平的创作与表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外来的现代欧洲音乐,它在科学上的成就与艺术创造,对我们又完全是个新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论,如“洋”、“土”的争论,科学与落后的争论等。

在争论中,完全否定自己民族音乐的人至少在口头上没有,但其内心是否真正了解、真正喜爱自己的民族音乐呢?应该承认有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专门学习西洋音乐,对自己民族音乐不接触,不了解,于是就认为中国没有音乐,有的都是些落后的东西,当然更谈不上对民族音乐会有感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那么一些热心的、狭隘的民族排外主义者,一听见“洋”的就反感。现在是提倡民族音乐的时候,骂“洋”的,无论如何骂法反正没有人敢回击;而对自己的民族则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说是科学的,也没有人敢于起来争辩。有人说:“现在当权的都是一些洋音乐家,他们口头上都谈民族音乐,实际上是在丰富民族音乐的幌子下使民族音乐消灭”,他们“在提高与推广之下消灭民族音乐”。又有人说:“这次音乐周几分之几是‘洋’的,几分之几是‘土’的。”什么叫民族的呢?似乎凡是用“土嗓子”、用“民族乐器”才能算是民族的,此外都是“洋”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次音乐周是“洋”的压倒“土”的,是原则问题。其实正式演出的节目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虽然也有很多不成熟的作品,但是大家主观上都在努力追求民族风格。因此,我想奉劝热心于民族音乐事业的同志们,讲话最好还是要要有分寸,不切实际的言辞是会伤害所有音乐工作者的积极性的。